

峨

眉

山

志

峩峩山志卷之十八

志餘

華陽太史蔣超著

按蔣虎臣先生於康熙壬子歲寓峩山著志餘一卷卽先生絕筆也其中談佛談僊並舉峩山逸事傍搜博採咸足鍼砭僧俗龜鑑後人事雖龐雜言旨貞純洵補我志所不逮猶蜀總志之有外紀耳

蜀山岷嶓蔡蒙爲最大古今聞人洽士考覈最詳然究竟不知何山爲峩嶓也古云北山皆嶓南山皆蒙峩嶓當爲冢音然考禹貢蔡註蒙在蜀郡青衣縣蔡

在雅州嚴道縣二山上合下開沫水出焉則冢另是  
一山非義着所爲不肖曾聞之先君子云川鹵皆岷  
岷北流爲洮入黃河南流入川爲大江此知岷峩總  
是一山只橫障鹵南二處爲異耳今江水果隨岷峩  
至嘉着直下中間如蘄州之大渡沫水夾江之青衣  
犍爲之漢水無不湊集至嘉定爲一都聚合之禹貢  
岷山導江一語地勢愜合不應又牽引冢山作首尾  
也總志載義着在威州至鹵五里廣輿記載義着山  
在着州城南來自岷山延袤三百里至此突起二峯  
如蛾着然又轉公楷遊鑿華山記云此山連峩岷嶺

兩戒山河之首足知二山相連卽一山也古云天  
下名山太華險絕峩峩神奇又云望遠則峩峩登高  
則太華此二山余皆親躡其頂嶽巖塊異無從優劣  
但華山窮日之力尙可至頂峩峩非兩日不能至則  
論高又當推峩峩者耳惟是峩峩山凡遇懸巖峭壁處  
俱有木棧鋪墊躡之而行兩傍樹木周遮密如欄楯  
又山多陰雨白霧瀰漫人過險處俱坐不知只重嶺  
傑驛層見疊出雖有壯夫賈勇亦噤力竭華山四圍  
無路險處俱就山壁上懸鐵繩下引遊人挽之而上  
往往繩斷卽壓殺百數人繩傍雖微鑿孔容僅容半

足緩急何濟於事管人稱直行如上壁橫行如騎牆  
良不虛也余遊二山妄斷二語云峩峩高而不險華  
山險而不高同行一友又增二語云峩峩比華山高  
而加遠華山比峩險而加峭亦確論也

古今名勝之地僊佛住現傳至數世亦有互相消息  
不可測臆者如五嶽俱天真道場近來惟華山無僧  
寺其餘四嶽亦駸駸乎解珪剝城矣峩山自黃帝問  
道天皇真人時未有佛祖與分席也今馴琳宮梵剎  
布滿巖壑至問羽流乃無一人宋皇坪軒轅觀全成  
虛莽惟純陽一殿爲明代巡撫陽赫公所建載有碑

記欲爲天皇存餼羊之意然今住持仍是緇流中壞  
彌勒願王等像純陽特一寓公耳竊意聖賢隨時度  
世或爲僊或爲釋原無定跡今日禪道盛行諸天僊  
衆必定棄捨本灑趨向真如如彌遮之事提多商那  
之嗣迦葉一音闡化接物利生皆不可知也

雲棲大師竹窻隨筆云遊五臺者曰文殊在遊巖者  
者曰普賢在遊普陀者曰觀世音在獨不曰鹵方極  
樂世界有彌陀在乎又不曰三大士者徒仰嘉名阿  
彌陀佛見在說灑親炙休允之爲愈乎跋涉三山累  
年月而後到信心念佛一彈指而往生失此不爲大

可歎也考淨土資糧稱有人脩鹵方淨土者臨命終時見二大士隨彌陀接引勸誠心頂禮願王鹵方亦洩可至大師言此特爲虛頭衲子假借朝山爲名奔走乞食者作鍼砭耳

附考曇翼餘杭人初入廬山依遠公後往關中見羅什東還會稽入秦望山誦法華經十三年感普賢大士化女子身披采服攜筠籠一白豕大蒜兩根至師前曰妾入山採薇日已斜豺狼縱橫歸無生理聽托一宿師卻之力女復哀鳴不已遂令居艸牀上夜半號呼腹痛告師按摩師辭以持戒不應手觸女號呼

愈甚師乃以布裹錫杖遙爲按之翌日女以采服化  
祥雲豕變白象蒜化雙蓮凌空而上謂師曰我普賢  
菩薩特來相試郡太守孟顓聞於朝勅建邊華寺卽  
今天衣寺也

胡闔官宣義侍郎胡則之子勉年致仕笑傲鹵湖與  
清照律師相譙一日有疾問律師曰一稱佛名能滅  
八十億劫生處重罪何也師曰佛大威德衆生一稱  
其名罪垢自消如赫日正中霜露何有闔大感悟一  
心念佛請僧爲之助一日律師至闔曰荷二大士降  
臨甚久師爲懺悔發願忽厲聲念佛安坐而化



又云或謂五臺峩着普陀三山劫火不壞遊者能免  
三災此譌也三災起時大千俱壞何有於三山若必  
遊此免災則瞽目跛足不能登歷者縱脩殊勝功德  
終成墮落而居近三山者卽愚夫皆成解脫耶當知  
無貪乃不受水災無嗔乃不受火災無癡乃不受風  
災三山之到何與願念念開文殊智行普賢行廓觀  
音悲則時時朝禮三山親近大士不達此旨而遠遊  
是務就令登七金渡香水何益按大師此語凡在峩  
着遊居者皆當日誦一遍以當擊鍾贖鼓至三災之  
說遠不能料以目前論獻遊流毒西川所在屠戮人

絕我着山頂賴菩薩慈力護持四衆安般如臥  
惟帝雖謂之三留不壞可也

又云先德示衆云汝等出家未曾立腳得定忽已過  
三四十一年吾聞此語真懇痛切心戰毛豎乃有都將  
青春壯色勤勤作有爲事業或奔南走北言我參禮  
名山或裝壞脩造曰我與崇三寶或聚衆起會曰我  
助揚灑化此雖名色好事非同賞玩麴蘖等比至其  
爲空過一也一朝猛省前非已是龍鍾衰朽悔無及  
矣古云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嗚呼更有終身安  
然而不傷悲者按大師此語言言熱血審知朝山作

福非脩行第一要務然如今人假外勢以塞中道疊人我以隔聖途得濟傳瀆總非戒定慧之由生施藥飲藥悉同饕餮仙人之輩縱有達道者亦莫如之何也已不肖嘗閱佛語云諸上諸人若能持六度脩萬行了了如一箇避塵之珠萬物不相滯礙然欲出六頭地先安一沒了漢的心沒了者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所以聖云順信佛語天神衛護倘能身寓塵扉心運魔行心是六師之再來寄語明眼慎心妨護欲脩無上菩提者雖從實地脩行不致墮身業海猶爲彼滯於此也古偈云脩慧不脩福羅漢應供薄修福不

入寺謂之曰汝華臺已生後三年華開矣汝見竹林  
諸寺何不使羣生共見之師因命匠刻石爲圖於見  
處建竹林寺既畢謂衆曰吾事畢矣數日別衆坐逝  
推波利之言果三年矣當大曆七年也師於并州行五會教  
化人念佛代宗於長安宮中嘗聞東北方有念佛聲  
遣使尋之至太原果見師勸化之盛遂迎入禁中教  
宮人念佛亦及五會見柳子原南嶽碑云  
同一佛也不知普賢與彌勒何以最親曾見脩行人  
崇事彌勒者嘗寢見與願王同出入示現摩頂受記  
附考

慧思禪師俗姓李氏武津人少以弘恕慈育知名閭里嘗饒梵僧勸令出俗遂辭親入道專誦凜華日唯一食不食別供嘗饒彌勒說凜開悟故造彌勒像竝屢感普賢彌勒二聖師摩頂安慰與之說凜於是倍加精進

天臺王恆叔先生博物洽聞且其宦轍幾遍海內山川險要民情風俗備細俱知著有廣志釋及五嶽游等書士林珍重今閱遊峩峩紀云華嚴任世竝無普賢字樣又勝峯亦稱鹵方而強合此山爲大光明乃好事者爲之此坐未讀雜華經故耳博洽如先生尚

有率易之語後人可輕易立言哉往見前輩論閱內  
典當周徧廣博方得融貫不可偏執如看楞嚴見勢  
至不入圓通若不廣覽稱贊淨土諸經便謂念佛灑  
門不足尚矣此言綽有深意附錄於此

丈雪讀至此遂借機微三藏闕華嚴經至四十五卷  
末諸菩薩住處品三十二文中整整有據與本志合  
而天臺王公誤以爲無何耶宐太史蔣公之辨論也  
明萬曆中年忽改裝着白水寺爲

聖壽萬年寺至今思之絕不得其故頃讀四川舊志始  
知是我

身居卜示 卷之二  
國家應天順人膺符御錄渾一區夏故

天特爲顯貞符若此此猶以陰陽查渺之事論闡獻  
造孽流毒中原蜀中殺戮之慘亘古所無竭我

國家數十年兵力始奏蕩平蜀民出湯火而衽席改  
荆棘爲桑麻真是乾坤再造五漢重濟凡有血氣無  
不知我

皇釐祝者此又人心感激一段實事不必援引符讖誇  
示神明始稱爲妙應而已

峩峩往時山頂寺院最多余初疑之以爲果辦道耶  
何處不可結茅今山頂遊人雜遝往來應禱料難閉

門靜坐果爲衆耶山頂有如許安歇雲水處無煩蛇  
足洎聞緇流爲此皆是接待香信徵求津潤若郵亭  
逆旅者然明末肯嘉峩二處公府每日簿理半多僧  
家爭接門徒彼此仇讐狂皆滿滄桑之後香火寂  
寥此弊幸絕今後願諸大德既在出家之道安得懷  
彼此之心今日夏在名山茲乃煎果之熟也宐於灑  
門作後人標榜辦自家遺業尙或長迷名利又與俗  
子奚異也毀身袈裟之下萬劫不能挽回誠哉惜哉  
知人珍重

峩着多火災所以前人改孽藏爲黑水普賢爲白水



牛心爲臥雲中峯爲集雲華嚴爲歸雲以爲二水三  
雲可禳此厄明末代巡黃密劉公梧陽又於萬年築  
真武祠壓之究竟祝融原未斂戢嘗竊私議山中寺  
觀上下俱鋪金板又好作樓閣連椽接棟而上下止  
靠一梯往來香信禮佛好燒紙錢山高寒重暑月圓  
爐自然易與祖龍作緣今不將此等處講求趨避之  
灘多造祠廟及改題雲水何益於事

海內名山入手不論遠近久暫俱有天生緣灘不可  
勉強如王右軍生平欲遊我晉墓之後猶云奉使  
蜀無不從命可見心馳汝嶺如此其至然終不能

遂此願也杜工部避地成都先白俱官巴蜀未得  
登光相畱題碧落已爲欠事至東坡家眷州去我眷  
最近其至幾與否俱不可知惟白水寺有題絕句或  
少年曾一著遊屐耳觀其寄黎眷州云膠西高處望  
西川興在孤雲落照邊在湖州送人河滿子詞云見  
說我眷淒滄遠聞江漢澄清穉來但覺歸窆好西南  
自有長城公雖離蜀而垂老畱連殊有生入玉門之  
感三蘇惟老泉歸葬故山公兄弟俱隨地窆厝亦可  
哀也或傳公讀書嘉定州蘇稽寺在州西二十里地  
各尖山查寺乃唐蘇公頌遷諱於此非東坡也  
峩山坡公筆墨最少惟蘇南龍門洞有唐太白久居  
石刻龍門二大字又云富春孫公雙鉤

峩峩與丹丘因持盈漢師諱蘇公類爲益州長史薦

之因入長安官翰林

魏爽李翰林集序

其後往來齊魯吳越

不能卽歸觀其渡金門詩仍戀故鄉水萬里送行舟

送人之羅浮詩汝去之羅浮余還憩峩峩又淮南臥

病懷蜀中趙徵君蕤詩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

憶相如臺夜瘦子雲宅皆寓懷鄉之意不能終老故

山客从采石命也惟范蜀公景仁六十致任遨遊峩

峩看青城下巫峽出荆門凡期歲乃還真是高人奇遇

也

峩峩山觀佛臺往往有捨身者大約離三四年卽有

之前歲有喇嘛僧年五十餘浴沐齋戒一躍而下此  
去懸巖萬丈無從踪跡其遺骸然亦有捨身不灰者

楚人年少至巖端坐不以垂繩救活事在辛亥夏余在天臺石梁橋聞一老

僧捨身外皆頭目不損亦無血暈武當山管有孝婦  
姑病發愿捨身代姑至期擲身巖下如履平地後遇  
伊姑攜手同歸余與寺僧纒觀此事忽有同行一友  
云如我不然則在山下已捨身久矣衆以爲知言書  
以紀之然雖如是非至人之所爲欲入般若之戶扁  
必投大覺之極地恐名捨身終成虛語不爲有道之  
源猶恐墮落於枉外漂沉矣唯祈達人再思可也

峩峩山頂遊人一到卽患胃腹脹滿人云水泉爲祟  
余謂不然聖泉龍池水極甘冽所苦者寺僧不暇遠  
汲止將大木桶或古鐵鍋注天澗水煮飯食人此水  
累月停積安得不病亦且山至絕頂嵐氣蒸人暑六  
烘衾亦有莫測如水一灑當如華山峯頂鑿方石坎  
四處露水引注坎中其味渾是醍醐沆瀣華山羽流  
壽多至百歲以外坐此故也再或不然山頂流泉極  
多多爲埵堰瀦蓄以資汲飲亦易事耳

峩峩佛地遊山者自來不敢以葷酒溷香積近來間  
有縉紳攜具登頂者幸而無恙便謂普賢大士境界

臺無僧忌不知明未有代巡劉公允沛登山川南道  
李公一鼇與州守馮某特舁一猪至頂屠宰以供廚  
傳刀未下皆庖人忽被雷風擊倒暈死竟日甦昔問  
之云一大神身披鎧甲威勢無比大喝一聲未知所  
事想卽韋馱金剛護灑諸神也猪亦逸去諸公駭然  
虔誠悔過至夜雷聲暴發猶傾海嶽一衆措手告香  
方闕自此無敢有攜酒肉入山者審歷來有犯五逆  
者登陟不洗心者多至雷殛但既有心入山理宜小  
心謹慎不可以雷霆偶霽遂弛散意也

峩山老僧樹共知爲晉遠公禪師弟慧持近閱嘉州

志又云持遊峩山入定於州之道

山即經山寺

古樹中又萬

曆某年陳畱取土掘出一缸中有定僧云卽是持師  
出定余鄉常州奔牛鎮相傳宋高宗嘗亦有枯樹老  
僧入定故事三處未知孰是以生平好尚論持愛清  
淨不似今人鋪茵放鉢人前走帳貪圖利養削其在  
峩峩絕頂無疑或云圓寂在成都龍淵寺思至人應  
世原爲不一妙在凡人莫測矣

樵陽子者蜀灌縣青城山樵子也本大足縣人姓雲  
氏方誕有踞而募於其門者其母因以化緣呼之甫  
二歲父若母歿安縣民陳和養爲子十餘歲陳父母

亦从化緣孱然托足青城山下童翁家童翁又貧無  
所得食鬪入山斫柴售灌縣人以活灌縣人特升米  
或碗許來市樵子柴盡一挑樵子不計也一日入山  
天大兩雪迷失道入山益深雪盈六七尺許所見惟  
高巖萬丈古木架陰壑飛鳥都絕忽一老人鬚眉皓  
白手執拂子招樵子坐頃之又一老人貌頽腹便便  
衣大袖紫衣亦來共坐如是累月竝有所指授其語  
秘不傳已乃導樵子大樹下指而曰是中爾前身所  
托也坐樵子石上設十二拜禮恭甚號之曰樵陽子  
以訖皆稱樵陽子云二老人既去樵子徘徊巖谷間



隱隱聞隔巖彈琴聲或人聲及躡之無有也結跣跌  
坐樹下凡百數十日敗衣拚形頽然槁木采藥人遇  
而怪之不知佛耶僊耶頗以語灌縣人灌縣人轉相  
語羣走物色識爲童家兒是兒陷雪窖一年久矣曷  
不從寒餓於虎狼相與神其事聞灌縣令令景某駕  
至山中問狀所對班班應占記非童子口吻也自言  
吾前身在樹中令使使人斫樹樹轟若雷震者火發  
其腹剗然開現委蛻焉髮重覆領指爪繞身其貌相  
刪樵陽子也令驚歎追尋蛻坐處掘得一石匣匣有  
卷卷有文字亦秘不傳有布衲有鐵冠繚樵陽子以

自隨有劔劍柔繞指今失所在其昔令下教製龕奉  
樹中蛻築菴居樵陽子於是名一岺而傾動州郡士  
庶競來瞻謁能談人未來事又能已人疾來者愈益  
多樵陽子避而匿安縣之天池士庶竊亦走天池趾  
相銛也其鄉縉紳以迫官長車蓋相望而獨石泉有  
令某僭墨吏也問外丹何居樵陽子笑謂令廉而仁  
是官人外丹也令疑謂已嗾某弁以妖人上變告臺  
司下成都張丞某逮治樵陽子朴野至黜箕踞而諄  
丞大恚罵何物囚敢爾榜之繫囹圄三月獄成王觀  
察其特廉其非辜白艾中丞得解久之譚中丞來檄

所司卽向所築菴建大通觀還還山厥後凡開府及  
鎮藩臬至者率召見樵陽子樵陽率一再往不拒也  
顧其意忽忽不自得會嘗罷叅知吳公以捧表過家  
謀挾之江南樵陽子灑然從焉來劇止嘗之永慶寺  
亦數過錫止龔方伯城南別業稍一遊武林鹵湖就  
而徵未來事若丐已疾者麋集初不甚應間露一二  
語往往奇中在山專餌黃精出山乃火食食止蔬素  
終歲廢便若良有絕異者勉自名曰思道亦出山後  
事相傳其大父孔文進士也與內江趙文肅同榜友  
諱父鳴春大足人爲樵陽子言如 示一歲歸蜀

贊曰晉東老云有僧定峩看樹中七百年既出求復  
定去今青城樹中身托樵陽子是兩也張子陽囚折  
瓊花事推明陰陽性命之變以爲必得金丹乃稱上  
乘余不解爲二氏言幸獲樵陽子其人冲彝恬穆不  
界人我教人只於心地上領宗旨雖以通儒者言不  
謬嗟乎余不能極樵陽子所詣矣傳爲孫伯  
潭先生作  
我山有兩茂真尊者一是隋昔人日遊神水夜宿呼  
應一是宋人號茂真禪師豫知舒王有誕仁宗之慶  
今中峯寺是其重脩惟云與孫真人奕棊往來呼應  
菴不知孰是竊意隋唐相去不遠刪從前尊者爲是

矣

峩山又有兩三藏往往人多混稱一從鹵城取經歸  
任峩蒼九老洞遇聖僧說偈後授經於僊人洞月僊  
窟者唐三藏玆矣也一從鹵城歸過牛心寺見兩石

鬪谿上

今名寶谿

遂駐錫於此者宋三藏繼業也明太

祖亦嘗遣僧至鹵城取經行至岷峩見普賢丈六金  
身乘白象現大圓光中語僧云鹵城遠甚汝安能至  
吾有真經一卷得此可復汝王遂手授一經僧拜謝  
歸見祖述此語祖以爲欺已欲殺之開經剗祖親書  
求經疏文宮中獨對佛前焚化者祖大悅厚賜此僧

載金陵梵剎志

中峯寺由明果大師除鱗始改道觀爲寺今寺僧俱能言之但開縣志亦稱神僊山迎僊觀有異僧除鱗事惟不載果師名號耳錄此備考

峩山又有二孫思邈一是唐剽天時人一是宋人與張乖巖謫

峩睂山無窮和尚從師通天一生苦行汲水肩糧忘身爲衆遷化之後人皆知其托生嘉定爲楊氏子名展字玉梁明季丁丑武進士毛洛鎮副總兵當甲申乙酉之肯獻逆鴟張蹂躪蜀地展率義勇竭力抵敵

賊鋒屢屛展收拾殘疆賑濟饑溺不論緇白戶給米  
麥牛種若干川南數郡賴以延喘後誤撫土寇袁武  
待以心腹反爲所殺遠近惜之是年春入山禮大士  
忽作偈云四十九年別普賢今朝又到白雲巔非我  
有心辭佛去只緣身世涅槃間寺僧初不解其意未  
幾難作適符詩讖果是無窮再來當歡喜領受償還  
宿債不以孫龐餘耳爲恨也

峩峩有伏羲女媧等洞乍見疑之久思開闢聖人半  
起西北且上古無三教之分聖賢佛隨處示現接  
物度生理或有之如佛經稱伏羲爲寶應聲菩薩女

媯爲寶吉祥菩薩

須彌城經

四

辨正論又云

太昊本應聲

大士老子爲迦葉仲尼卽儒童菩薩顏回爲淨光童  
菩薩又道家真誥稱孔子爲太盞上真公治九疑一  
云廣桑真君顏回爲明晨侍郎後爲三大司直一云  
與卜商俱修文郎聖賢分身教化神變無方故自不  
拘拘一昔一地耳

峩者爲軒轅問道處所爲天皇真人卽廣成子又云  
卽鬼容區近闕一書老子在上三皇昔爲玃中瀟師  
下三皇昔爲金闕帝君伏羲昔爲鬱華子神農時爲  
九靈老子祝融時爲廣壽子黃帝昔爲廣成子顓頊



昔爲赤精子帝嚳時爲綠圃子堯時爲務成子舜時  
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真行子殷湯時爲錫剿子文王  
昔爲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刪廣成卽老子也

夫子不語怪然論語中得神僊二人其一爲楚狂其  
託諷夫子語載莊子約百餘字固不止鳳兮鳳兮數  
語也附錄莊子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  
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遺聖人成焉天下無遺聖人  
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禍輕手羽莫之知載禍重  
於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請地  
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

自焚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飲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其一爲申棖  
卽施存脩長生之術壽百餘歲後人誤以申爲施耳  
孔門弟子子夏百三十歲子思亦近百歲此又大德  
必壽不得以神僊例視之附考 施存春龜時齊人  
孔子弟子自號媿盆子人稱胡浮先生師黃盧子得  
三皇內文道變化景之道役御虎豹之術先居南嶽  
石廬峯每出則乘白豹肯步還山豹卽迎之或隱或  
顯後嘗在中嶽少室有云壺公者卽其人也晉永康  
初乘白豹昇天宋徽宗重和元年賜號沖和見素真

人

譙秀蜀地記載蜀有八僊一容成卽鬼容區隱鴻蒙

城今青一李耳生於蜀

今青

一董仲舒青城隱士非奏

對三策之仲舒一張道陵今大鶴鳴觀一嚴君平卜肆在

成都一李八百在新都龍門洞一范長生在青城

爾朱先生在雅州有書石刻五經在洞中查八僊四

在我者但在咎鸞騷鶴轡往來如織今刪應真寥寥

或是我輩墮在塵霧中覲面失之未可知也附考

張道陵畱侯六代孫也入嵩山遇神人告之曰

中藏黃帝丹經琅函玉笈之書子行必獲

果得其書於是築壇朝真以煉九丹丹成謂弟子王  
長曰服丹當冲天然吾未有大功豈敢遽服宐爲國  
家興利除害然後服之矧吾臣事三境亦無愧矣  
舊志載鬼谷子巖君平白玉蟾張三丰俱在峩峩曾  
見神僊真誥云鬼谷爲太玄師治青城山巖君平尚  
在峩峩然未著爲何秩也考峩峩志亦無君平所住  
處三丰在明初與夔府開元寺僧廣海善臨別畱詩  
云淡入浮屠斷世情奢摩他行恰相應天花隱隱呈  
微瑞風葉琅琅詠大乘密室晝閉雲作蓋虛亭夜靜  
月爲燈窻銷影散無何有到此誰能見老僧畱艸鞋

一雙沉香三片而去後海獻與永樂以一五環千佛  
袈裟答之蜀惠園爲張像贊云南遊閩楚東略扶桑  
歷諸天之洞府參化人而翱翔長縑襍褐至於無邦  
吾不知其甲子但見毛髮蒼蒼知是久從赤窠之徒  
類圯上之子房味此剽三丰遊蜀無疑知來峩峩耳  
一云有鬚觀竹白集遍查無峩峩字傳記止云得  
道之後過江東鵝龍虎山遊九公自洪都入浙被逮  
放還臨江躍入江中有人見於融州老君洞度桂嶺  
踰羅浮紹定己丑冬或傳真人解化於盱江逾年人  
又見於隴蜀莫知所終今峩峩縣南三十里有玉蟾

巖躡磴上有玉蟾洞可容千人洞壁石色如雲  
母彷彿見肩背衣縑相傳爲玉蟾尸解處

峩峩縣志載葛洪爲求丹砂乞爲勾漏令入蜀取雄  
黃於武都山色如鷄冠喜曰吾丹成矣至洪雅之花  
谿居巖洞存神養無往返峩峩峩峩峩峩峩峩峩峩  
峩峩及川南道張公所脩峩峩峩峩峩峩峩峩峩峩  
二峩有葛僊洞內迳有大葛小葛真珉存焉遂並及  
之但不知舊志亦有洪姓氏否附錄備考

宋峩峩令奉議郎王湘因觀太上感應篇焚香誓行  
數十事臨危夏衣而臥男女環泣覺身在半空少頃

有人曰王湘欲行太上感應篇真樂善者宜速放還已而遂甦出陰騭錄

明洪治年間山東翰林王公諱勛字學四川至峩峩縣羅目街知有異物謂之果得呂純親書紫芝洞三字公之奇跡非止此也嘗讀張公鶴鳴傳戴公少有僊骨爲諸生時偶見一函中有麟火發之得后匣一函書二冊讀之通慧公休咎御風出神如同僧肩門入山採祀僧在屋內爲河南四川督學時諸生見鎖院窻廡各各有一公危坐監視一日較忽見白雲一片起公遣騎追至雲落處得白石如

原缺



士讞去明日武卒

陽平謫僊不言姓氏初九隴人張守珪僊居山有茶園每歲召採茶人力百餘人男女傭工者雜處其中有一少年自言無親族賃爲摘茶甚勲愿了慧守珪憐之以爲義男又一女子年二十亦云無親族願爲義男之妻孝義端恪守珪甚喜之一旦山水泛溢市井路隔鹽酪旣闕守珪甚憂之新嬪曰此可買耳取錢出門十數步置錢於樹下以杖叩樹得鹽酪而歸後或有所需但令叩樹取之無不得者其術夫亦能之因與鄰嬪十數於朔口市相遇爲買酒一碗與嬪

飲之皆大醉而碗中酒不減遠近傳說人皆異之守  
珪問其術受於何人少年曰我陽平洞中僊人耳因  
有小過謫於人間不久當去珪曰洞府大小與人間  
城闕相類否對曰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方千里  
五百里三百里其中皆有日月飛精謂之伏晨之根  
下照洞中與世間無異其中皆有僊王僊官卿相輔  
佐如世之職司有得道之人及積功遷神返生之士  
皆居其中以爲民庶每年三元大節諸天各有上真  
下遊洞天以觀其所爲善惡人世生歿興廢水旱風  
雨預關於洞中焉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爲洞府所

統二十四化之外青城峩峩益登慈母繁陽嶓冢皆  
亦有洞不在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數洞中僊  
輒如人間郡縣聚落不可詳記旬日之間忽失其夫  
嬾

以上二刪宐入神僊因無姓氏附錄於此備考

僊傳拾遺許老翁者不知何許人隱於峩峩山唐天  
寶中益州士輶柳妻李氏姿容絕代章仇遣柳送物  
至安戎城三載矣忽有稱裴兵輶者誘入李氏門竟  
娶之章仇嘗聞李美亦欲竊覘令夫人設筵邀會  
李盛服將行裴顧謂小僕歸開箱取第三衣來衣至

異香滿室裴笑謂小僕衣服當須爾耶章仇何知但恐許老翁知耳李詣節度家章仇見李服色歎息數四因借帔以觀知非人間物試之水火亦不焚汗因詰問李具陳本末使人至裴居處則不見矣遂進衣以奏勅物色許老翁後從藥肆中踪跡之遣吏往峩峩山敦請至府章仇再拜叩娶李者是誰翁曰此上元夫人衣庫之官俗情未盡耳章仇求謁帝翁許之及引見玆宗致禮甚恭既坐問云庫官有罪天上知否翁云已被流作人間一國主矣又問此衣竟何如翁云設席施衣於清淨之所當有人來取上勅如其

言俄有旋風卷衣入雲顧矚間已失許翁所在  
按此一剽雖出僊傳而僊人破戒竊出淫人妻子壞  
人閨閻凜當誅殄乃云降爲人間國主是誣上帝爲  
賞奸縱惡也雖姓氏事蹟鑿鑿可據特抑之志餘以  
示警戒

神僊感遇傳僧悟玆不知何許人雖寓跡緇褐而潛  
心求道每遇洞府必造之入我眷山聞有七十二洞  
自雷洞外諸巖石室邃穴之間無所遺焉偶憩巨木  
下有老叟自下而上相揖而坐問所詣玆具述尋訪  
名山靈洞之事叟曰名山大川皆有洞穴不知名字

不可輒入訪須得洞庭紀嶽瀆經審其所屬定其名  
字約其里數必知神僊所居與經紀合然後可遊不  
然有風雷洞鬼神洞地獄洞龍蛇洞誤入其中害及  
性命求益反損濶可戒也玆驚駭教因問曰今我  
眷洞天定可遊否叟曰神僊之事吾不敢言但謁洞  
主自可問耳玆又問洞主爲誰叟曰姓張今在嘉州  
市門屠肉爲事中年而肥者是也語訖別去玆至市  
門求之張生果在乃以前事請張諭無多言命妻烹  
肉與玆爲饌以三器與之玆辭以斲葷久張曰遊山  
只得氣力不致饑乏若不食此無由得到勉之再三

孩不敢拒命食盡二器求去張伏地拾一瓦子授之  
曰入山至某峯下值某洞門有長窾下有迴谿上有  
峭壁此天真皇人所居也以瓦扣之三二十聲門開  
剽入每遇門卽扣剽神倦之境可到矣依教入山果  
能洞與所指無異以瓦扣之良久峭壁中開洞門高  
廣平穩可通車馬兩面皆青石瑩潔時有懸泉流渠  
夾路左右凡行十餘里又值一門扣之復開大而平  
闊往往見天花夾道及禽蟲艸木之異人物往來之  
盛多是名姝麗人僊童玉女時有僊官道士部伍車  
騎憧憧不絕又遇一門扣之彌切瓦片碎盡門竟不

開久之聞震霆聲疑是山石摧陷惶懼而出奔走五六十步已在洞門外無復來時景矣復訪洞主時經月餘屠肆宛然而張生已歿十許日自此志栖名山誓求度世入峩嶺不知所終

按此條雖云神僊引僧入洞賜食飽遊但初學衲僧誤聞此說便謂飲酒食肉無妨於事罪同作俑特抑之志餘使人知是世間毛道不可爲典要云

峩嶺山高自萬年以上五穀不生卽有瓜豆蕎麥等類多遭山獸竊食寺僧終夜干楸爲難居嘗贍給止藉桐果茶葉易米爲糧然茶苦不多桐果售遠亦難



所以各寺聞有畜養孳生規圖蠅利皆蘇州淨慧寺  
傍有池居人爭來捕魚爲業寺僧慧寬勸云爾輩不  
當如此吾能令汝等所得不失於舊因指池畔菌草  
令人採取得利畧與魚同今山頂茶筍蕨草無所不  
有若設灑烘製轉售遠近亦可資生何爲與俗人一  
例作屠伯爲也

峩者自乙酉丙戌以來饑饉薦臻莖蔬粒米如同拱  
壁寺僧有尋山中野菜瀹煮延命者有團黃泥爲丸  
囑圖嚙食者遷延無術十外八九今蒙

國家蕩平之賜佛祖垂慈灑筵重啟遠近香信往來旣

有施覲之及僧家亦自出已力刀耕火種漸有生氣  
但屢經樂歲粒米狼藉少年僧雖飽食暖衣不知樽  
節余遊山頂見各寺廚下腐渣菜葉委棄滿地曾幾  
何時不思咎年饑荒之苦身同薜荔萬外一生今復  
繫殄如此恐

菩薩雖慈仁加被淺不肯再度此一種無記性人也  
據云豆渣菜葉畱之無用余將江南鼓林製薑菜及  
藏渣之灑示之附錄於後而火種刀耕傷生害物實  
宜免之

一名樣菜葉洗淨先將水煮滾後投菜下鍋一過卽

取起以瓦盆盛好入米湯水養之放置暖處或甕內  
或鍋內釜板蓋好一宿成蓋如菜少入甕內溫養之  
冬月菜多入大鑊內滾水一過收起養濃如前候蓋  
冷以大缸收之上用石壓可用至夏月不壞

一豆渣用蒸鍋炒熟放桶內臭七日放時用手輕輕  
糝下務令虛鬆勿致築實待發過後以手揉捻成餅  
不拘大小擇晴天大日色內曬令極乾用線穿懸風  
口臨食時入醬油或油鹽少許飯上蒸熟屢歲不壞  
一云鐺收亦佳

附雲棲大師腐渣歎水溺其體今磨碎其骨拔其精

萃兮剩其滓質勞人力而成兮人復厭之而不貪暴  
珍天物兮是誰之責不如炒作豆豉兮物不損而人  
益

蜀郡艸堂閒話載峩峩有松樹雷威取以製琴號爲  
松雪今峩峩嘉樹鬱若鄧林惟窳獨少聞乾谿溝高  
家林間有數株寺僧珍重若三珠然余遊武當羣木  
參天亦不見有松樹惟金頂數株離立高不過一丈  
而輪囷離奇酷似猊龍老獲此爲異耳

書傳中載地方所出方物亦有不可盡信者如峩峩  
舊志云山出貌猊雪蛆放光石余詢寺僧皆云無之

據舊志云貔貅不猛好誦佛號見人不驚今行人往  
來如織何無一遇之者靈蛆治痰火內熱今蜀人豈  
無肺渴如司馬相如者未見有賈人射利採此售人  
若放光石山中絕少寺僧每奉上臺檄取重價至巒  
峒中購以應命聞阡邠縣鑿華山及雅州招討司洞  
中實產此石官此地者不可不知此苦耳相傳瓦屋  
山出角端不肯傷人但食虎豹寺僧養之以資衛化  
恐亦峩睂貔貅之說耳汪淹彩扇賦云峩睂出空青  
亦屬荒唐不可信爲實事

蜀中饒硯材新繁有寫經臺石硯鞏州有鹵門塞硯

邛州有蒲江石硯嘉州志云東坡遺硯在尖山蘇稽  
寺後爲督學王公勅取去清賞錄亦云犍爲人得楊  
子雲艸玳硯如今製但無圭角耳黃山谷鏡硯銘云  
瀘川之桂林有石黖黑瀘人不能有而富義有之以  
爲硯削安筆而受墨唐安任君從簡有研面爲鏡而  
背三足形駭天下若山林不若而不得訪諸禹也松  
煤泛之若玳雲過魄月而竚也筆胥疏其上削吾宮  
中之兔也握筆之指若蛙爬沙欲食物不能而又吐  
也公自註云任君宗易從簡寄烏石鏡研及屏乞余  
銘余沒其屏歸其硯夏求烏石爲屏烏石硯萬州之

金巖中正砦之蠻谿兄弟中白峯也按峯峯卽古犍  
爲郡中正砦去縣止百十里峯峯出硯材無疑但今  
時無良互爲之鑿別追琢耳聞近來虎谿龍門洞石  
俱細潤確可爲硯人無知者

太白峯峯山月謠千古絕唱近讀嘉定志云青谿當  
作三谿註云在舊平羌縣界雖地名實在以之爲詩  
卻減聲價查嘉州境內別無青谿可異也蜀道難有  
云鹵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峯峯嶺太白在秦去  
蜀甚遠峯峯斗絕如河橫渡或是詩人激發之語看  
後地崩山摧捫參歷井可知其非實事耳

作詩比擬失倫亦是一病。峩峩巨鎮與泰華爭重非  
聖賢僊佛忠臣孝子不可舉似近見元微之贈薛濤  
詩云錦江滑膩峩峩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儉  
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樂天亦云峩峩山勢接雲  
霓欲逐劉郎此路迷若似剡溪容易到春風猶隔武  
陵谿濤是何人輒敢當此愛二公者當速爲削去以  
遣泥犁東坡詠嘉州太白亭詩前用白峩峩山月譌  
二語後以已意綴云謫僊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峩  
登樓

范蜀公歸政之後多率子弟攜具遊山道造物外所



遇有親有貧乏者周給之今崇慶州太平院藏經

有公題壁云熙寧八年三月遊青城間四月趣峩峩

俱過此與百世相見百嘉待行二百俱公在道凡作

詩二百餘篇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

泛扁舟詩家爭稱公諱於用古余謂首句見地極高

長卿對之心忤次用范蠡故事頗覺損重蠡以權詐

事主以聲色誘敵既非正人君子所爲事後又載鹵

施遠遊齊魯居奇致富縱子殺人有何高致後人津

津慕味不止替狄青不附梁公公之去蠡知是何代

而輒以祖稱之彼陶氏朱氏皆認爲蠡後其眞贋孰

辨就使真是一脈公文章節義自在天壤何必祖蠡始重此詩當刪去無疑

作山志後偶遇新安汪生諱允翰者乃上川南道胡公恆門客公歛獻賊之難允翰棄家冒歛藏匿孤兒避榮經山中事平控各憲給批送公孤孫我生還楚省事載四川總志其人樸訥不識文墨而能行世間意料外事極可異也翰言酉戌之間親見蜀中官紳士女舛難最多總志率多遺漏其言三僧誓歛守戒尤爲可敬事在順治甲午年姚黃至榮經擄僧數千安敷于至蓮華寺號和服迫令行淫有不從者盡

之內惟三僧誓不宥爲

三僧逸其名一賊令衆作云是巖山寺僧

勸之又驅諸嬭女巧言引誘不從賊怒將三僧寸磔其衆僧嬭女亦盡殺無遺又有雅州一嬭亡其姓氏爲袁武賊目楊某所擄罵賊不屈楊愛其姿美百計勸誘不從於州城十字街三天使者廟前裸辱之嬭閉目低首披髮至地三日後賊鬱斬之又開縉紳士民外難姓氏雙流縣令李公甲蒲圻人陞任建昌至黎州獻賊破省城公捐資起義陣亡馬蹄如泥榮經縣令黃儒福建福州人城破被擒罵賊不屈剛於城中開善寺丁應選海棠堡指揮使首倡大義保守上

南血戰兩年兵敗歿時年七十五歲馬京馬亭黎州  
宣慰司土官倡義守城與賊相持兩年兵敗歿楊之  
明礪門天全招討使司土官倡義討賊半載陣亡李  
華宇黎州富庄義士年八十倡義與賊戰雅州對岸  
兵敗歿同胡公歿難男女姓名夫人樊氏成氏馮氏  
子之驛妾周氏少僕京兒弩來義女二女俱歿媳朱  
氏守節生一子名峩生現存卽允翰所撫孤也同翰  
撫孤義士鍾之綬字楮士景陵伯敬先生猶子胡公  
邀同赴蜀遊峩山不歸至八月賊陷成都綬從瓦屋  
至榮經亂兵營中遇翰同撫胡氏孤兒凡八年始遊

滇至昆陽从莽州城山下有碑紀其事

嶽眉山志卷之十八終